汾上續談

汾上續談引

曩余在遼關每吏事少暇坐琴鶴軒中取古人書讀之意少適閒出舊所紀録傳聞暨一時意識付之楮生彙為卷三以代客談於今三年所比來汾上奔走簿書之不遑而積習未能盡捐[illegible]一棨指復取赫號稍從繕録事少涉隱僻恠異可資抵掌者俱不

忽敝帚視之較昔所存得四之一因
思綿上龍蛇之篇列之遷史泌丘貞
隱之勸播在人間感白雲而興歌者
素波激其餘響撥巧笑而稱詩者寫
跡振於臣河古人往矣撰述如新不
敏孱夫故非流品而河山之美向在
目前撫景興懷寧當與草木較然同
朽兹欲以區區片言存故實闡幽微

補逸漏糾訛繆託諷諭考文辭盍鄭
從所好一寄壯心於是別爲一卷以
命梓人即不得當上客之辭願庶以
佐醬人之覆瓿云耳
萬曆壬午重陽後二日郁木山人朱
孟震書

汾上續談目錄

西瓜　稽神録

呌子　擊壤

汾上續談卷之一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鄱湖火攻

鄱湖之戰資治通紀等書皆以為郭興建火攻之策遂獲全勝偶覩他載記謂偽漢以火舟來攻而天忽反風敵舟悉自焚焉此殆有天助者余初不謂然及觀鄉先達周所立先生康浪山歌始知

聖明之興固天所命大風揚沙實基漢業千載而下異事同符固不誣也歌云康浪歌鯨鯢

振鬣揚洪波天子親乘六龍駕樓舡巨舸高
嵯峩翠華搖搖縣日月左秉白旄右黃鉞縱
橫大戰數十圍錦浪翻紅漲腥血敵帝脂葦
張毒氛北風反火輒自焚焦頭爛額沉波裏
奄忽蛟飛水上軍山為組兮水為練自古英
雄無此戰威聲振撼馮夷宮殺氣奔騰龍伯
㲊康浪水康浪山覇氣奄忽烟熖間鼉鼍蝦
蠏總淪沒猰㺄梟獍無生還軒轅指南輾飛
轂康浪坐令為涿鹿小鯢中身赴鬵攸太鯨
左目中箭鏃我

皇笳鼓震滇洲凱歌歸奏丹鳳樓降軍十萬散
海浦太白曉掛崑尤頭康浪山康浪水王業
艱難自茲始海宇清平垂萬年敬獻頌歌繼
青史周先生國初人所傳聞當不謬也赤壁
之戰阿瞞以數十萬衆火於東吳而杜紫微
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
似辯而理孫武火攻篇亦云發火有時舉火
有日盡用火攻之策當察風之有無逆順此
於水戰尤當審之若田單火牛其勢必往以
奔敵軍固無俟他虞矣

洪武中狀元

陸文裕外集紀

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誌載朱善廷試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録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郎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録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録以為黄觀今登科録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郊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載通紀憲章録最明若花綸則第三

高皇以三縣隆地之夢升丁顯練安與綸俱勝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

坊而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丑狀元六月再試蓋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為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黜落咸以為言上閲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閲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曰年朱再試而以郊為丁丑克忠為年朱皆誤也郊既下獄止應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楊大史升鉛錄又云

國朝登科録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璹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二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爲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要非一人也

秦從龍

陳建通紀載

太祖將下鎮江命徐達訪秦從龍元之既還報

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上親至龍江

迎之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

訪以時事後又以元故御史臺為府居之每

以漆書筆簡問荅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常稱

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而陸文裕外

集以為徐從龍按

太祖初入金陵徵聘遺老延禮儒臣有松江秦

裕伯金陵陳靜誠先生與從龍被禮遇優渥

先後無異豈從龍之姓緣裕伯而誤耶抑陰
別有所考耶
慶成封號
慶成莊惠王諱濟炫晉恭王第四子也始生之
日
高皇方御慶成宴喜曰他日封國即以慶成爲
號初開封國之潞安選選審决因數十人鬬
曰此何爲者對曰將赴太原取决王哀其獄
遽令釋之因得脫皆遠逝
高皇聞之曰是年尚幼可取回令習世務後又

封國之蒲州王請于

朝乃移就汾封以州治為府吏廢蕃盛幾三千人甲於他郡世所傳上百子圖即王是也此事甚異令聞之令親王及諸郡王封必係以地而慶成獨無意所傳嘗不謬也

鳳洲彙云

臨郡昔有讖云金鳳洲沙漲登科出烏龜石轉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贛江之水自洲外瀠洄而入大江然龜石在郡

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

武登第時石為之囀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

云波光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

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稱

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

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

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

異焉然竟與讖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

未盡完者與

文四蠻

重慶妖賊蔡伯貫之起也其黨魁名四蠻者葢二人陳四蠻者勇而知書死於永川之戰文四蠻者與伯貫同居大足之望仙鄉雄壯多力能舉六百餘斤伯貫既亡猶擁衆自固久乃就招居其鄉始稍戢後稍稍聚舊黨武斷其里第二人既長壯力如其兄勢漸盛白日就攔圈奪人猪牛人不敢問衆且二百大足安岳之間居民畏其逼移徙他所令祝宗文者健吏也與余謀牒為義兵長適縣閱武四蠻先從旁睨之武埸有石可五百斤四蠻

於稠人中挐而擲之他所又與諸義兵角賭者十數人尹知為四蠻也即收之仍牒其亡弟至斃于獄而出示其黨隣縣之民始得按堵四蠻初無他術第日中縛草為人數十夜聚衆飲能令草人行拽飲者衣褰鄉之愚民遂謂其有他異顧其技實止此耳蜀民咸於妖異閧然從之然其武力異常黨與亦衆非早撲滅之憂未歇也又有稱大法王者以妖術聚徒施符水治病實無他長鄉民病者得愈則歸功於彼有杉榨二皆民所施來謝

者令朱漆其上人止四兩許積數年宋漆浮其上幾五寸為石殿柱可五六丈鑿治甚工其光可鑑蜀中所未有也其下署法王墓石字徒黨梁廷懷者榮昌人為關房五六處俱良材其製如殿高亦五六丈匆關有僧徒二十餘人城內外及鄉民不知其妖也爭相布施徒衆日蕃尋以訪拏法王者走之瀘州以老死梁貸死遠戍徒黨皆散盖蜀自明氏以妖黨竊據一方下漸其俗鄉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輩又從而惑之往往誤罹其害蔡賊之

亂冤死者幾數千人而今未悟也余領郡符四年如是者不啻數四然窮鄉僻壤訓諭所不及通衢大道珠宮梵宇彌望不絕緇衣削髮寺可百數十人非得良有司潛消而默奪之維霰之集當不知何所底息矣

曲江

余以庚辰之秋入長安遊鴈塔問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茀若溝渠中又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

比閲賈氏談録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為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虛若今日即泛舟之處亦為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奉聖寺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滙而為池又前行數十步派澌

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勅名奉聖銷鷙氣以慈航歛雄風于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究保榮名視信越諸人胥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

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許吏部

刑部郎陳某以事謫知曹州歲久不調疑於風水乃於州前起危樓一列奇花異石其上以供宴賞盡生楊森生員王之臣者家樓之旁不便出入屢許之上官不得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按曹森復哀許不已公即登樓驗視知州者不意公卒至凡樓中飲樂之具俱未及徹公嘆息呼知州前諭以風水不足

信亟令毀之知州強應曰諾公隨召集丁夫
竊晝夜毀拆無遺取其材以作州庫將畢有
管工官董懋於樓壁間磚上見題墨數行亟
取白公公閱所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樓
臺盡樓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訝當
時二匠有一匠云修樓時曾見一風道人題
筆[illegible][illegible]我不識字因取置樓壁云後公官吏
部尚書楊森者為固安知縣知州者竟以此
戍疾卒于官曹有西營賊夜入劫庫財因樓
峻絕不能得此一事也一以見許公之正直

裁妄費以便民一以見陳守之昏愚希求來以滋惑一以見人生窮達莫不有命彼許公之與楊森雖所就大小不同然一則為御史而銓宰之柄已徵一則為監生而城固之事已定彼陳守者日勞民恣意以兾望非福不知冥冥之間已奪其筭彼異人者方揶揄而竊笑其傍矣抑又知樓臺之作預以堅曹庫之守哉此事載公家乘異政録中宦遊者往往能言之不知其信若此也因為拈出

安南文

曩有録得安邦鄉試録者盖安南省試文也
外夷鼠竊一方僣擬諸夏不知出何年代然
以此知中華文物之盛逺及海邦是可傳也
其國制試四塲一塲四書義五經義各一二
塲制詔表各一三塲詩賦各一四塲策一取
士七人經書義較中國初學之士尚猶不及
至二三四塲大有可取者今録其木罌賦云
康瓠非寳鴟夷曷施瓢何為號巖之畔瓶何
為居井之湄撫木罌之為用助將畧之一奇
思昔阜旂不綱火牛斯熾雪壘耻于榮陽振

槁葉于睢水彞豹何愚胥井涉視巢鷦鷯于
雀茗舜醢鷄于甕裹駕杭海之說鈴掞紹周
之將簏洸洸淮陰無雙國士擁鉞奉辭于征
伐魏出誤楚之奇謀為取虜之秘計蒲坂猶
按手疑兵夏陽已圖予經濟衆是駕罌為舟
裝木為桴綢繆固濟交錯相須匪室之如匪
乾之蚪栢直莫窺其機械項它難究于來由
江之水兮浩洶時流吾樂此兮可詠可游江
之汜兮阻且修吾藉此兮是從是浮士自闢
于沱濟人何擇於善涸免乘淺而石籃非[illegible]

深而軌濡謝憑河而不與外翅窮之有無履長河如平池視至險如康衢又何待乎萬艘之舸艦千里之舳艫已而涉大川踰扼塞張漢軍尚彊戚矣旌旗纔見前戈倒北瓦解之勢蔑矣甕缻之處未息平陽之巢穴已空臨晉之疑兵叵測王豹倏爾就禽河東遂定反側雖淮陰異哉之功亦本罌渡師之力乃知物貴用大識貴能成僥仰今古異代同行莫敖採樵而致絞欒枝曳柴而敗荊濮繞之藥可施于水戰鐵籠之計可保于孤城有若淮陰

尤善將兵以短短之木小小之壘謀之孔臧用之至精功佐漢而鼎重勢臨魏而羽輕乘此餘力四征不庭樹赤幟而趙破決沙囊而齊傾項楚之佐圖亟滅邪金之帝業星明高元功之位次浮三傑之勲名[illegible]乎始終參差倉黃反覆固陵之卓抗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禍坑自速彭彭震主之威鞅鞅從信之辱智已局于挈瓶帢脩追于鼎足量何小于一壘材何短于寸木已矣哉鐵券如故人心不同党韞欲釁瓶嬴告凶檻車之囚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狡兎死兮烹走狗高鳥盡兮藏良弓小器雖由于自滿大度未免于彼中撫淮陰之遺事羞有感夫英雄安南有十三省安邦府其一也

鶴鈿詩

嘉靖中重慶沈舉人觀者今僉憲開總戎鯨皆其弟也父參戎某新開一宅其二門地稍凸相傳宋文人史孟學家也惡而平之一日觀坐堂上見一官衣綠披其頰遂得心疾文思百倍于前後上成都道眉州訪同年張功用逸思奇語大異平日功用驚而叩之曰昨

經敘州遇詩妓鶴鈿者吳人出其詩二首其一贈別云纜解江頭珠浦明鶯聲蝶思戀多情夜郎一夜東風軟吹入渝州夢二更其一自敘云醉鄉萬里憶清遊忘却東籬路轉幽只有當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 功用極稱賞之以為神助及至敘訪之絕無所謂鶴鈿者其為秀鬼無疑矣觀後風狂不愈竟自縊死事載西塍詩話余至重慶詢其門地果然二詩及鶴鈿事問之僉憲君亦不知也因錄之

高平產異

萬曆辛巳四月初八酉時澤州高平縣臨冊北里圍城村居民吳守倉婦牛氏一產三男里老程代友呈報縣差陰陽官郭治典驗之已彌月矣三兒俱無恙縣為給米三石贍之事具本縣申文中縣尹劉一相山東長山人又摯屋顧明府連璧山東博興人第合璧俱一乳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可差肩於八士又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吉祥次壽山次福海

有司以

聞

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隣家乳養皆月給米五斗待十歲乃止後俱入邑庠讀書聞大同有一產四子者尤異矣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則晉中故事於今不為異也記他書載其村人一產三男而近村一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云

小人骨函

陰萬間陝西鎮築邊城掘得小兒骨千百各長二尺餘不知殞於何代張憲使助甫云其骨甘肅尤多皆在城南面之半其中或皮帽皮靴襖或小紗帽紗衣外加氈衣者俱可辨色衣帶皆係製作甚工棺或木或石上皆有題識第不能辨一棺題寧夏王妃者則中國書也又一僧盤坐手携一柬上楷書回文初甚全見風即化有棺瓜皮著肉如乾兎有一官帽而紅袍者不辨為何如人不知何縁葬之城半同年李憲使仁夫云或夷中厭勝之類

然安得人形細小若是或云猢猻之類然肴
倫有官有妃狀貌不異人間良不可解山海
經載小人國其人曰諍狀如小兒海鶴見而
吞之今乃在鹵北去海殊遠意我落間別有
一種類未可知也書以俟博物者

崆峒玄鶴

西崖黄寨云弘治間平凉總兵趙文鑑語翰
林都玄敬云余家去崆峒山四十里嘗遊山
中見二玄鶴高八尺首大如瓜余欲射之仍
飛入石洞歸語吾祖鷲曰千年鶴也又言山

中有王道人者年百四十歲容髮如少年飲酒二百巨杯不醉人問曰先生死乎曰我不死但恐為人所殺數不能逃也後果為人所殺取其首而去不知其故其後一事似郭景純疑道家所云兵解者前一事胡蒙溪墅談云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令平凉崆峒山有皁鶴洞洞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余近訊之宦遊諸公云山絕頂下有絕壁人跡不可到洞當壁之半鶴之

出必以晨出時如二黑氣從洞中發者便起入雲中漸小漸沒不知其何適也又山頂有玄武祠鶴或出必入祠或三或五道人云鶴朝玄帝云有某公見之欲俟其返道士云返必以暮蓋數千年靈物不欲狎見人也其出未必如胡所云近北虜就欵矣宦遊者多見之但其見之時不可必耳近見張憲伯勛甫云曩在甘涼董中丞世彥登山欲見不得令發砲數十驚之出至暮竟無所獲一日偶至其上訊道人云玄鶴在乎有則何不出必誕

也言未幾道人云玄鶴出矣因指巖中果見有黑氣二廻旋而上又一繼之頃曳直入雲中漸小漸滅至暮復還蓋前此所未有也

毌氏異

臨安毌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據彭蠡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閒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

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懐土敬徙之他所乃令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耶必當有靈某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其儒生無使乂去其土曰皇皇然靡所依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閒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床相狎去其巾架上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傑請善

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祟稍遠去因日三四往祟漸不能隱其形甘乃聚僕夫揮劒入獲一狐重二十餘斤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褫亭虎

襄垣縣西六十里為褫亭鎮鎮有褫亭驛左傳晉城虒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茲虒亭之所由名也余以辛巳十月趨上黨過焉視壁間有題詩及虎妖者訊

之門後云此地舊名人頭驛有土地祠祠有八角琉璃井宋初年精魅食人居民走避他處人跡斷絕與有崔生奇古者應試東京投老婦王氏館中不納乃易酒肉祠中而伏於梁之上中夜有虎自外入四顧良久食酒肉殆盡醉脫其皮枕而臥焉然美女子也生伺其睡熟下竊皮擲井中至曉虎覺不復能作本形見生梁上跪求為夫婦而去既中試授官生子女各一復經故處妻問昔皮所在生指示井中取而出大僅如掌妻貼之項復為

虎因呌吼入山去生携子女哭尋不得至虎谷口見群虎相聚生且懼且怒挈子女投之虎復為女形携子女與生為夫婦如昔後不知所往今井中已背矣祠為城隍廟事載廟碑甚詳憶小説中曽記此事而失其名瞿宗吉有詩云書生好色能輕命三載眞成抱虎眠盖指是也亦異矣然宮名虒祁地曰虒亭而驛則褫亭而呼如舊按字書虎有角曰虒音斯褫福也與虒同叶又虎食人能使人自解衣故易三褫之褫從此義訓奪而音豸今

驛豈緣昔有虎亭而附以虎妖耶抑豈緣虎妖而改從虒耶然則又當從豸音矣

彭憲使

清江彭先生綱未第時郡有鄒姓者居四方亭因病祈筆于宋武帝初至云李王有詩寄彭某鄒云我問病非彭也神云受人之託不可負耳因書云昔邑令唐昌為我建一祠於治之北乃命姜瓚彭樂中董其事今其孫將赴秋闈故作此以贈之詩云子有凌雲志今當顯祖芳看花馳紫陌開宴出黃堂龍榜名

先定蟾宮桂已香聊成四十字相贈綠衣李王者故居西平王晟也唐昌者粵人為縣令以歲旱禱雨有應命樂中建祠報焉樂中彭祖也時已八旬矣鄒得詩後未及示彭適郡送諸生秋試彭與弟綬俱策馬過鄒氏居鄒前扣馬賞以告彭以為輕薄子相戲也不之傾鄒不得已持所書納彭靴中彭歸弟以其事白樂中而樂中先三夕夢神命四力士界桂一株植于庭因悟其異是秋彭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止提學副使云

建德異

萬曆己卯浙嚴州建德漁者獲一鱉其重八觔人不敢鬻寄酒家鬻之懸置室內中夜似聞有人言初不爲異也明日烹之剖腹見一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一皮帽聞之縣取貯庫中清江謝啓亢先生時爲邑庠分教親見其事桐廬李明府紹賢亦云

樟樹二異

清江樟樹遲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

鐘屠者宰一猪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順見之云

高銀童

長陽民高氏兄弟二人兄名貴生子文選爲邑庠生弟科者素無賴令子寶假髻于市不售科罵詈之甚其子縊焉科哭之慟後再舉一子兄之上有紅筋隱起作山西陽城縣周吉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縣〻尹取兒視之因嘆曰周吉果惡人耶不當復爲人果善人耶不當爲高科子長陽諸生因目之曰

黎牛之子云子今尚在名銀童

莊越子

九江有莊越者子五歳能作對一日携之看春人出牛頭山令對之隨應聲曰馬尾水忽不覺墮井中死是日彭澤某有孕婦夢一兒至曰我九江莊越子也墮井中死今為若子次日生一子訪之莊氏果然因感其事作石闌井上云

楊老人

宜都令蕭陽計偕至㡿河見舟人罵其子子

應曰我非若子我楊老人也爾何罵爲諸前訊之云我某閘老人楊某因忤主故殺四十竟驚入客袖甫食二棗不覺生舟中詢其妻尚存有一妾適人矣因顧妻曰我存日有銀四十兩窖床下掘之果得九江戚某亦云

東山狐

樟樹東山寺素多狐友人彭子化讀書其中每初更時狐於屋上聽人語子化詢之寺老僧圓福云此不足異曰言其弟子松演曩客襄陽歸夜有女子詰之云我郭十三家婢也

我主人女欲來叩松師中夜果至因與松狎松自是恒晏起有歷演者疑而訊之松託以他故歷乃夜就其室窺焉聞有婦人語再詢之松始以實告歷素無賴乃從中路邀之連二夕不見往詢松則夜中固在也歷知其怪乃言之福狐遂見本形福遍謁法師治之不可得每焚疏狐即涖屋上取所燒朱書投地中射之不入後得雷學究者治之甚急狐知不可留仍矢其陰向諸人而去以上數事皆彭子化言

傅君狐異

邑前輩傅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扣門者未及起視門已自開見一鬟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傅心疑之歸取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擲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傅親爲余言怪語音容止與人更無他異惟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爲可訝也

蔡李前身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為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來相見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旋忘前事雍丘李三從女小師生數歲自云為黃陂雷澤男亨甫年十七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來視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詣黃陂抱舊母號泣與邑人說平昔皆驗二事載失或可談羊叔子之探環馮當世之入夢信不誣矣余前記張氏僕及楊老人事合而觀之釋氏輪迴之說

其有耶無耶要之天地間陰陽變化人鬼升降有不可以一端測者儻盡執以為無故非通論

木化石

雲南城東北隅三十里尾窒村山岡中有地方三丈許四季熱如蒸火亦生蕪蔓土人云席卧其上能治濕病而環岡諸山俱產木煤夷民空洞取之根本枝幹文理皮節與水中枯木無異焚之焰如木而烟觸鼻若石煤然俗謂天地混沌山木倒置世久所化余鄉簡

紹芳氏不以為然攷胡蒙溪墅談云河南新安縣西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柘松欹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後閱白孔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恠帖云田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枝之三年輙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真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往往皆為石刺史楊發

舁兩石入郡齋又以二置龍興寺石鱗皴究
然蒼皮黛色云以此說推之雲南之石為木
所化抑或然也

朱駕部遇武安

朱駕部正色別號和陽順德南和人以使事至
榆林還過汾上邂逅武安王祠因談王靈異
二事皆其身所親遇者君年九歲時習為文
會督學按郡試諸生君請于父母欲往試不
得乃竊自往郡去縣將四百里又一身無資
糧途過王祠叩首默禱禱畢視神座有白金

三兩初謂他人所遺者俟之不至乃携以為資是歲選入縣庠蓋君講書義方至論語訥言章而所試題皆素所習者比年十四郡守李于鱗先生合郡博士弟子試之以君年資青羨留郡邸中講學君每請假出輒還省父毋時歲饑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者與同行至三官廟四人令君止廟中出相與謀乃持刀復入將不利於君君不知也時廟中侍四將其一為王列第四君適與之對四人甫入君見廟神皆起立而王獨起行三步四人

者驚駭匍匐而出君恍惚視之不知謂何已
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君去君乃出訊之
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
共驚異

廣安雷異

甲戌歲余在渝州時侍御扶風肖堂孫公代
按部至廣安有兄弟爭財以斧斫其父腦死
葬已二十年矣孫公訪其事逮兄弟二人至
猶不服乃令州官親發墓棺驗之屍儼如生
斧痕故在時天日晴霽忽震雷一聲長子斃

于墓下失孫公以其事刋示一省惜又忘其人姓名

紀蝨子

紀蝨子揄林人家饒於貲累數十萬凡某為揄林總兵虱子故廢出也少遇仙得神術奇詭百狀鄉里有疾為符水飲之立愈尤善丹青常為人畫一鶴懸空室中人竊從窗隙窺之鶴能自下地飛舞每召客歌妓雲集虱子令置琴瑟笙管閉他所為紙人附樂器上乃呼妓從外試取他樂奏之前奏他所樂聲齊

舉又喜從諸狎邪遊妓有不可意者當食頃
肉片片俱從盤中跳躍入妓衣袖或二妓坐
一氈當起特氈著妓衣裙牢不可解妓叩首
求脫乃免鎮有靈哥者狐妖也狎一婦談禍
福奇中人爭事之若神虱子從婦求狎婦不
敢虱子堅求之曰第從我我至彼且去乃從
婦狎妖自外訶之虱子取符焚之至二妖大
吽叩首求活且曰我狐也壽五百年丹成矣
幸活我我當遠避去自是絕跡總督姚公鎮
最敬愛之一日令傳神作一怒像虱子先布

置衣冠坐次已忽擲筆狂呌曰是不可作姚怒甚虱子援筆立就像酷似姚因謝曰不得公怒像何由似姚公愈益愛之人或謂仙云然不脩邊幅落拓若狂者又以貲與兄評兄乞忘之一日從他所遊或譏之兄曰虱子將訴之京矣兄亟令人追之至紀家臺乃其祖葬處群毆之不得死嫡母繼至趣令死虱子素孝乃跪曰太太欲兒死死不可逃乃縱火焚之黃風大起烟焰入半天中姚公知其故趣騎救之死矣兄亦以此坐累家遂蕩盡云

子存一子亦子然無復立錐死之後靈哥者復從前婦狎矣初虱子之遇仙也教之奇術且盡復授以黃白術因置一袋竊試之虱子稍易數鉄仙曰汝心不正良負我雖然吾授爾術於爾多矣慎從正道不爾且無令終迨死人咸謂陰報云 都閫王國翰言

虹

友人張助甫氏為余言任楚臬時與同官遊河上寺寺有洞下瞰深潭水色澄綠殊可人意潭龍靈怪不測歲禱雨恒應是日張遊洞

中坐甫畢有綵虹從潭起其光射日倏忽薄洞門若窺而入者四座辟易洒不及舉又無所避匿咸以為神良久影漸落入潭中盖平生目所未覩也因賦詩云古刹臨峭岸下有千尺淵開門見波濤洪[illegible][illegible]石盤火雲垂到地兩兩掛前川飄風作[illegible]寒氣洒衰顏慧日俄田照雙虹動我心[illegible][illegible]炎蒸地別有清涼山顧瞻諸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云先儒釋螮蝀詩謂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天地之淫氣也然河上之虹乃起自深淵薄于岩洞若有

知者攷諸載記所言若飲薛顗之釜入子良之宅劉義慶廣陵之粥振户有聲韋南康郡庭之蹝若驢為首或自蝦蟆赤鵲或化女子丈夫要之物理茫昧不可一端測也

潼關異

潼關察院舊為兵巡道制頗宏壯堂後衙屏墻間叢篁茂密嘗有一老人深衣博帶出其中或與人交語先後任其地者咸見焉即家人亦不為異也嘉靖中南充王中丞廷任焉家人見者尤數公一日於書室中呼與語爾

能出見人若此若非精靈必繫神怪儻知我
未來事當以告我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
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
異之乃遷道於潼水西而以其地為察院某
年洪水堂宇漂沒殆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
王公後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如浚川公云
亦異矣公子婿陳翰撰元忠曩過潼關為余
言若此陳從公宦循其地所親見者詢之潼
人吏亦云

唐雲麾將軍碑李北海邕所書也其石在蒲城縣若搨者之衆不知自何時裂為三段河南劉遠夫先生謫官其地惜名跡久残以鐵葉東完遂為全璧余在潼關令工打數紙雖時有磨泐然不失為舊物也涿州良鄉學宮亦有石歲久不傳友人邵長孺博雅士也過其地見學宮柱礎一面以告黎秘書惟敬時李襲美比部為宛平令聞之移書縣官取而置之衙齋扁曰古墨一時好事者爭為賦詠余以蒲城之刻寄襲美而覓所得良鄉碑大

約蒲筆瘦而健良卿筆肥而整不能辯孰為北海真跡也友人莫廷韓謂良卿為是余初疑之後訪之華州張維訓明府云蒲石出趙文敏蓋文敏喜北海書而效之者也余乃釋然信廷韓之言不誣然二碑俱經毀裂一為劉公東完一為李君收入知墨寶在天壤間故自有神物護持也

馬上賦詩

唐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曰春還

上林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淂其年不可及也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廵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埜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云二相事大相類一以曉入一以暮出俱馬上賦詩而人羨之

裴王二相臨薨衆

裴晋公度平淮鹵憲宗解玉帶以賜公臨薨

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可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王魏公旦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于床前作讓表公覽畢乃自書四句云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嘆其精爽不亂他時對上語及令取原草視之後章獻太后語榮國夫人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二事一見王公四六話一見王文正公遺事二公皆名臣其臨

蒐事相類若此使他人捌管腐毫即語刺刺尚不能達意乃從容占授語簡意盡非天稟完厚詎能及此緊衢望過人已哉

黄華老人

余曩見黄華老人詩刺四幅不知所自出比来汾謁先聖見文廟東有黄華亭在焉視其刻則曩所見也老人王姓名庭筠字子端金大定二年進士官翰林脩撰書賈田林慮讀書黄華山中因以自號其父王遵古為汾州觀察判官意或省覲至此而書未可知也書

法學米元章石有新舊二刻舊刻雖稍泐然筆鋒旋轉覺有神力新刻完整可觀視其臨無復生氣耶謂曹娥李志雖在厭厭若泉下人矣

風流子

余前載驪山華清宮元僕散公詞清新婉麗頗稱中的時閱庚溪詩話載紹興間陳侍郎相之使虜燕山驛間得一詞云書劍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澂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棼城外炯隨青步障

綠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濟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鴻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盡中原士夫沉淪異域追靖康前事而作也感時傷昔與僕散公大相類而詞調亦同合而歌之不必黍離麥秀而聞者殆悽然不堪倶奇作也

黄巢菊詩

黄巢五歲時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

就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又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開花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掛黃金甲后舉進士不第聚眾為盜號衝天大將軍此事載貴耳集及清夜錄中然記未有一小說中載此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開花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掛黃金甲與

前小異覺壯質類巢語前二詩或記載者稍潤色之未可知也後詩第三句或改云要與西風戰一場而謬以為高皇詩者大自可笑又宋太祖少時詠日云初出海時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頃臾捧上一輪紅趕退殘星併殘月後史臣潤色之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與此相類

阿房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辭最新麗而議之者云誤

用龍見而雩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雲而非雩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雩乃祭名也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為偶耶

明妃詩

古今明妃詩多矣曩見閩工書林公爊云當以儲光羲為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眞知言也其詩云日暮驚笳亂雪飛旁人相勸易羅衣

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但窮廬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知也攷明妃事班史紀之甚詳其失身夷狄乂室其子無足道者青塚之傳畫史之誤良不可信自石季倫濫觴為曲而後世詞人連篇累牘競新角異總之不出哀怨悼惜更無質其謬者杜陵氏百代詩聖也而猶祖雜記之說何也至琵琶胡語本出烏孫季倫創之後世不察竟指為一事又可發笑矣

千字文

千字文相傳梁武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付周興嗣編次而成令細攷之不但女慕貞潔與紈扇圓潔二潔字又有守貞志滿二貞字豈搨時故自重復不暇點檢耶抑傳者誤耶內桓公匡合乃又有以為輔合者想匡字為正

王岑詩意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復王右丞桃源行有云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盖兩

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右丞不自覺也而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即右丞意也嘉州豈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徵冥搜神會意之所到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無不妙合寧獨王與岑也

李方伯餘話

鄉先達廬陵李公禎字昌棋永樂甲申進士任終廣右方伯居官清介生平著述甚富曾擬瞿宗吉著剪燈餘話既沒郡人欲祀入鄉

賢都憲韓公雖以此少之遂罷然考公餘話
盖於經濟燕閒遊戲翰墨大要畧徵往事以
發藻詞如長卿子虛昌黎毛穎外若瓌奇而
内存法戒非浪語也其間雖不無一二艷詞
然毛詩三百篇中若桑間濮上存而不删即
情節閒情何傷高雅竟以言辭小失遂棄其
終身而吠聲者又狺狺不已良可惋惜且歐
蘇二文忠作為小詞傳播宇宙至于今祀典
不廢王弼鄭玄輩視公何如也皆得從祀先
聖廟庭韓公之見似亦隘矣餘話有詩云長

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鄉逸人簡
紹芳謂游龍語見宋玉神女賦子建洛神寔
本之欲敗子建作宋玉然考之感甄事差與
本事相關若神女則事不相屬要當以子建
為是

食鶉見夢

蔡元長京喜食鶉每豫畜養烹殺過當一夕
夢鶉數千百許於前一鶉前致辭曰食君廩
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羹肉何足論生死如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

相倚伏夫蠢動含靈誰不愛其生者而京為此亦忍矣哉攷京所用厨婢數百人包子亦十五人冝鵜之不免也而他小說誤以爲蔡襄事抑以受姓之同與遂使君謨負千載奇謗

非熊

太公非熊事古今人相襲用之然考史記云今日之獲非龍非羆非虎非彪所獲者伯王之輔更未及非熊字豈傳者誤耶然謂之卜獵似不宜及獲龍也並龍熊字相近而傳寫誤

與抑或出他書未可知也書以俟博雅者

處女脫兎

史記田單傳云始如處女適人當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全用孫子九地篇語也意有明白而解者俱失之蓋單初示弱于敵而後出其不意如處女在深閨本畏人見而適人開戶則其逃避固匿之態亦可想矣若士卒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収金遺燕將種種皆是比敵心一懈乃乘其敝而攻之如兎之得脫出人不意跳躍奔竄追之不能若火

牛龍文穴城桓縱城中鼓譟擊銅為聲聲動天地宜燕人之擾亂奔走也而解者皆以下二句為敵人至謂適作歎且曰[illegible]開户不為備又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趍此何穿鑿之甚也曹孟德云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斯言得之矣

仲舒母

錄異記云平興縣有傈女墓即董仲舒為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粉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葬墓焉秦宗權將武云仲舒

毋乃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令裨將領卒百人往發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南妨農因致大饑焉攷仲舒生西漢武帝時求仙女事載後漢其事頗怪有無已不可知而以西漢大儒為後漢之子傳者既已荒唐發者尤自可笑今世俗小說載此事尤怪誕不經非惟重誣大賢抑且致累純孝而儒者亦復信之殊可異也

轒轀車

漢書註轒轀匈奴車也余攷孫子十三篇脩櫓轒轀註蓋攻城之車也有二輪取以向城則匈奴所用或放其遺制未可知也而槩指以為匈奴似非實

王延王祥

王延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取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冰上取以進卜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攷晉書延與祥俱

晉人俱王姓俱事繼母不慈俱思生魚俱求魚而魚出似是一事然祥母朱而延母卞似又非誤傳也延之魚食之不盡即以悟母祥必待久而後能則視祥尤異矣祥又有黃雀之異而子孫貴盛在晉代無與比者延六十仕劉聰乃死於靳準豈靈於物而不靈於人耶然忠孝二道延不無負於大保豈晚節有不可信耶延扇枕溫席事又與江夏黃童絕相類

劉殷

晉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食不飽者旬殷時九歲怪問其故乃慟哭澤中聲不絶者半日忽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又夢人告以西籬下粟掘之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而永嘉之亂沒于劉聰從至太保一門之内七葉俱與二女俱為劉氏后女孫俱為貴人良不可曉

嵇侍中

晉劉喬傳云初嵇紹爲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觀此則侍中白璧微瑕良不可掩豈史傳有不可盡信者與

子罕

李斯上書二世言趙高之短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此天下所明知也王中丞元美引韓非氏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illegible][illegible]於田常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弒君之賊也觀斯書又是一證

漢晉同姓名

漢二張武一見獨行傳一文帝時賜金錢者二韓說一見方術傳一韓王信孫封按道侯者二王覇俱世祖時一見逸民傳乃太原廣武人其妻亦賢人也一即渡河氷合封淮陰侯者晉有二張華一惠帝時司空博物者一為慕容德侍郎勸德無退讓者又有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嘗謁之華甚歎異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之豈即一人耶然德乃廆孫不應年代乃爾將即惠帝時司空耶不則有三張

華矣偶閱史傳因憶王中丞巵言所紀漫為拈出是知載記中若此者尚多也

傳皷

臨郡鄉俗家有喪事每吊客至鳴皷為信按吳隱之傳早丁父憂事毋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皷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乃知此俗在晉固然矣

王氏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

癡兄子濟輕之甞詣湛見牀頭周易問何用此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乃自視欿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因問叔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甞調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子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

見惟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然則湛父子俱以癡名而竟不癡也他日述子坦之因桓溫為子求婚言之於述述方抱坦之置膝上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則王氏之癡似屬坦之矣然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掇納口中嚙破而吐之得無似癡者所為耶然則王氏之癡仍當歸述矣

范武子

范武子甯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唐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

言滑稽而理良不為詎也

戲對

古今事未嘗無對而極有可咲者唐有東方虬對西門豹弄麞御史對伏獵侍郎又蘇捏佛對客陀僧宋有鷄鵞諫議對龍虎大王又偶爾中耳對幾乎敗壺又陳亜有心對蔡襄無口又火迫鄭侯對帶汁諸葛

國朝有木屐為鞋足下好生無禮對椰瓢當盞尊前其實不忠又窮嘴餓舌頭對老手舊腸膊

火浣布

魏志云漢時梁兾以火浣布為单衣嘗會客兾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令燒之布得火燃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魏文帝不以為然為著典論刋石廟門外至明帝立西域重譯來獻大臣乃試以示百寮遂滅此論晉武帝時去文帝不甚遠外國又有獻者帝服以幸石崇崇身㣲服候帝左右從奴數十人悉衣火浣衫僾文帝見之當作何解也

按十洲記云炎洲有火林山山有火光獸大

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常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依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緝以為布時人號為火光浣布也國人衣服之若有垢汙於水浣之終日不潔唯以火燒兩食久振擺之其垢自落潔白如雪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月行

過此山下取木為薪燃之無盡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文獻通考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雖著火但小燋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

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此數說大同但曰炎洲曰炎山曰火洲曰蕭丘其地小異然皆不出南方其所産之處大約相近或以木皮或以木華或以鼠毛其物小異然皆不出火生之處獨岳蒙泉謂為火浣草所織則又似別有產焉泰和羅子應任意錄云寧國庠生章景掘地得古冢僅一敝緐燒之愈潔莫詳之縷拆之絲

開若績麻然置油膩中出焚之即白似此物所為也然數百年後葬骨皆化而此物猶存無論著火即土氣亦不能侵蝕之眞異物矣或云火浣草出卤南諸土夷余在渝州聞酉播山中間有生者然未之見也

茄蓮

胡蒙溪侍云今梁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莙薘兒註云是莙薘根圖状絶類茄蓮想即其物以余觀之莙薘自是一物與此殊異今茄蓮潼關亦有之其葉

尖有毛止關城產去關外稍遠種者便小不及關城肥美亦異產也近會榆林王都閫國翰云其地所產尤大三倍瀘關其家歲種三二千本種之方以清明日種立夏日栽至立穐日每日從根起至一葉栽時須以糞泥一二斗許深注其下畧以土覆之方栽候其宗根入土愈肥而美又其根下有一細痕須令與地土平若稍上下即不大矣尤忌人足觸之即外須不見觸蹤而中枯不堪食矣

西瓜

西瓜或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一云劍陽令胡嶠陷虜于回紇得之名曰西瓜一云洪忠宣使虜回得其種歸一云元世祖征西域歸始有此種然觀金王予可西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則知女直入國中已有之當自契丹為近要之山前後十六洲之瓜始于契丹胡嶠或得之而未廣至南宋之瓜或自洪忠宣傳入中國未可知也而元祖之云似非實矣今海内所産不一河津之種尤異其味視他處絶甘

品當為國中第一但其形長而差小不及他處圓大耳又肅州有西瓜乾出虜中其味似甜瓜與中國西瓜迥異每乾一斤價可銀一兩所產白葡萄瑣瑣葡萄價亦相類大都瓜出於西域者皆可稱西瓜今海內所傳特其一種耳

稽神錄

南唐徐鉉不信佛教而酷好鬼神之說搜求神怪為稽神錄嘗與選選人談言神怪因以私禱有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

神録中多亮所言亮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一日忽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筆記之此與前紀祝允明事頗相類而稽神志怪可作千古奇對

吽子

沈存中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吽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吽子令含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寃獲申此事雖小然自是斷獄一奇不可不知也

擊壤

余十四時在留都每秋冬見群兒取木三寸許銳其兩端置於地以木板擊之令躍起仍以板擿中之可三四十步謂之打棒椿此即古康衢擊壤之遺也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為戲分步以擿摶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為上雖與余所見稍異而形制頗同當或因時而變遷未可知也古今觀戲之技頗多不能悉載有不盡傳

者陸子深豫章漫抄云古之樗蒱六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元勝玉霄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為戲不知所謂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踜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胡濛溪野談云秦府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玉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

棊譜謂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
隆起此石形狀正與譜說同當為彈棊局無
疑又引蔡邕丁廙賦及李商隱詩云玉作彈
棊局中心似不平觀此則彈棊之戲尚可彷
彿見也滕王霄累棊蠟鳳似是引王僧綽僧
虔事其事出晉書云僧虔累棊十二都不墜
落僧綽正坐採蠟燭淚為鳳皇僧達奪取打
壞亦不復惜惟黃詞所云了不可解耳楊太
史升菴詩話又有六赤打葉子之戲天地間
物理無窮寧可一二涯測此古人所以先格

致之學也

河上續談卷之一終